



父子船长

水运职工文艺创作集

人民交通出版社

父子船长

水运职工文艺创作集

人民交通出版社

本書所收集的是近年來水運職工業余創作中比較優秀的短篇小說和散文，共十六篇。內容主要是描寫水運職工在生產、生活鬥爭中湧現的新人新事。其中有不畏艱險、忘我勞動的模範海員的形象；有服從集體利益不計個人得失的典型人物；有的描寫社會主義大家庭中幸福美滿的生活和同志們之間的相互鼓勵與友愛。由於作者通過實際生活的體驗，來寫自己所熟悉的事物，因此，讀起來分外感到親切、動人。

父 子 船 長

水運職工文藝創造集

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定門外和平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6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6 1 0 1 印 刷 廠 印 刷

1959年5月北京第一版 1959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 2/3張

全書：60000字 印數：1—1600冊

統一書號：15044.10006

定價（7）：0.28元

目 次

前 言

父子船长.....	袁 野 (1)
优 胜.....	陈学普 (6)
晚 年.....	刘义臣 (10)
和 好.....	王兴国 (13)
爸爸回来了.....	唐有武 (18)
小 陶.....	紅 溪 (22)
公 休.....	鮑伯祥 (28)
老航标站长.....	刘克源 (38)
父亲的来信.....	梅紹先 (51)
紀念章.....	黃麟存 (57)
紅色日記本.....	唐有武 (64)
試 航.....	唐有武 (72)
妻 子.....	王兴国 (78)
第一朵花.....	章 湘 (82)
回 头.....	张书瀛 王太祥 (85)

父子船長

重庆分局工会 袁 野

三月里的一天，夕阳西下，江风吹来了满江夜色，巫峡輪和2015号輪在长江三峡航行了一天，将要到夔府停泊加煤。这时正是川江枯水季节，船在途中很难找到一个好的錨位停泊，可是先到岸的巫峡輪却停泊在煤囤外面，把好的錨位讓給了2015号輪。这样就使2015号輪縮短了上煤時間，可以先行开航。

說起这两只船来，还有这么一段关系，原来2015号輪船長薛志道是巫峡輪船長薛家槐的父亲，本来，薛志道是奎峡輪的船長，不久前才調到这只船上；薛家槐也在这时从巫峡輪代船長升任了正式船長，过去，“巫峡”和“奎峡”是川江上两艘完成任务十分出色的船，这两只船的大小、設備和性能完全相同；在生产上的表现也不相上下。巫峡輪曾經首先学习苏联先进經驗——一列拖帶法，而且試航成功，接着奎峡輪也不示弱地跟了上来；后来奎峡輪創造了宜昌到重庆間上水頂推五駁的新記錄，巫峡輪也立即赶了上来，因此，川江上的船工們都打趣地称这两只船为“姊妹花”。

五年前，薛家槐还是民鐸輪的舵工，那时，他父亲薛志道在这艘船上当船長，几年来，由于党的培养和父亲的帮助，在去年他就被提升为巫峡輪的代船長。在他当了代船長以后，就

时常考虑着这么一个问题，现在巫峡輪上水能頂推五个駁船，如果下水也能如此，不是将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嗎？可是川江航道弯曲狹窄、水流汹涌，……航道上的困难動搖了他原来的念头，使他感到自己拿不定主意。

去年三月，薛家槐从重庆参加先进生产者代表会回来，又想起这个问题。他想，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不应该在困难面前低头，于是他就下了試航的决心，并且决定先向父亲討教。

凑巧，有一次巫峡輪到了宜昌港。奎峡輪也来到这里，于是薛家槐就换上了金边閃亮的海員制服，下船往奎峡輪停泊的碼頭走去，他刚走上奎峡輪就有人告訴他：“你父亲早已下船找你去了。”他很怕失去这次见面的机会，急忙下船上岸，恰好碰到父亲正往回走。父子见面以后，就到街上找了一家清靜的茶室坐下，他們先扯了一陣家常話，小薛因有心事不願再談下去，就以討教的口气說：“爸爸，我們准备下水也頂推五个駁，不知要注意些什么問題？”老船长突然从靠椅上坐了起来，以惊讶的目光望着儿子說：“怎么，你們下水要頂五个嗎？”小薛立即回答：“是的。我們正在准备。”老船长伸手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茶，然后又靠在睡椅上，閉着眼睛沉默了一陣，說：“按川江的水位，頂五个不成問題，但是一定得把駁子排牢靠——”接着老船长又談了一些航行經驗，可是对儿子的这次試航还是放心不下，所以又說：“行船跑馬三分險，当船长要胆大心細，做好安全工作……”这些話給小薛增加了試航的信心。

挑战的事怎么向父亲談呢？这使小薛又为难起来，想来想去沒有好的主意，只好試探地說：“爸爸，我們下水頂五个，还打算跟同类型的船挑战，你看可以嗎？”老船长是个很敏感的人，一听这話，就猜到儿子想同自己挑战，于是就滿面堆笑

地說：“你們頂五個，我們還想頂六個哩！”小薛聽到爸爸同意了挑戰，不禁高興地站起來說：“那就這樣吧，我們準備應戰。”

五月十八日，巫峽輪忽然接到調度室來的電報，叫他們下水由頂推三個駁船增加為四個駁船。薛家巍得到這個消息，雖說滿心高興，但是又感到頂四個還不如頂五個，編成梅花隊形，航行起來重量平衡，不搖擺。於是，他就把船上的技術人員和各部門的負責同志找來商量。起初，大家意見不大一致，薛家巍就一面繪圖，一面講解頂五個比頂四個好的道理，結果大家的意見一致了，就打電報給調度室請求再增加一個駁子。可是，調度室不答應他們的請求，他們又二次打電報請求，結果還是不答應。接着又打了第三次電報，調度室的負責人干脆地回電說：“頂四個是命令，請執行！”他們又聯名給黨委和局長打電報請求，終於答應了他們下水頂五個的要求。大家都很高興。

試航前夕，巫峽輪駛回了重慶港。全體船員雖已離家很久了，但是都不願意下船回家去，他們都留在船上作試航前的准备工作。第二天，東方剛剛破曉，巫峽輪就拖帶着梅花形的船隊，突破了川江急流，浩浩蕩蕩地離開了重慶港。

這時，奎峽輪停泊在重慶江北梁沱。當巫峽輪的船隊帶着響亮的汽笛聲，從奎峽輪旁經過的時候，老船長急忙奔上駕駛台站在窗前了望。他全神貫注地看着兒子率領的船隊漸漸縮小，直到消失在波浪山影之中。他才帶着笑容回到自己的房間。

當天晚上，有的船員來說：“船長，巫峽輪頂五個，我們也頂五個吧。”跟着，年輕的生火工人也來說：“船長，如果我們也頂五個，我保證把蒸汽燒得足足的。”船員們紛紛的請求，正合老船長的意思，老船長笑逐顏開地回答說：“我們也

要頂五个，现在我就到局里去請求，增加駁子。”

老船长来到了重庆航运分局。他刚跨进大門，就有人过来打趣地問：“儿子带头，现在就要看老子了。”当时他也似笑非笑地回答道：“年輕人嗎，勁头大些，恐怕我是不行啦。”这话引起了一陣笑声，老船长的脸上也顿时兴奋得紅了起来。当他向局里同志提出增加駁子問題的时候，他們竟先拿出巫峡輪航行情况的电报来給他看，他仔細地看了电报以后，說：“巫峡輪的队形編得长了些，航行时恐怕会有摆動。如果再短20呎，就会好一些……”听了这话，有的同志給他开玩笑地說：“想不到，老子还在暗中動脑筋啦！”大家哈哈笑了一陣后，就开始談論巫峡輪增加駁子的事情，結果局里很快答应了，并且鼓励他說：“老将出馬，一个頂俩，将来一定能够战胜儿子。”

就在这天夜里，重庆港的水位突然降落了七八呎。大引水来找老船长問：“水退了怎么办？”老船长虽在心里发愁，但是还是坚决地回答說：“任务既然接受了，就不能打退堂鼓，想办法克服困难吧！”在編队的時間，老船长亲自到各个駁船上去看，囑咐船員們把駁子綁牢靠，到深夜还不休息。

經過編队以后，巫峡輪頂推五駁的試航开始了。船到了三峡，水急船快，老船长怕出危險，不断地拿起望遠鏡来站在駕駛台上向下流眺望。他看到巫峡輪已經胜利归来，高兴地举起手来向儿子打着招呼，并且驕傲地想着：“我們也赶上你們了，还比你們多运了800吨貨物。”薛家槐在自己船上看到父亲同样駕駛着梅花形的船队，流星似地順江而来，也高兴得举手向父亲招呼，而且心里在想着：“爸爸，你真是老当益壮啊！”

巫峡輪这次返航到了重庆港以后，老船长看到巫峡輪也在港內停泊，他想：“自己过去虽在川江客貨輪上干过二三十年

的船长，但是在拖輪上工作还没有儿子的時間長。因此，他就決定到兒子家里去看看，交流一下頂推五駁的經驗。他下船走到街上，給孫子們買了一些水果糖帶着，一直往兒子家里走去。孫子們看到爷爷來了，都蜂湧地圍上來，跳呀叫呀，親熱得左右不離。薛家巍把爸爸讓到書桌邊坐下，老船長就開門見山地叫兒子詳細介紹操作過程。小薛把圖樣拿給爸爸看，還比划着講給爸爸聽。老船長回到自己船上，就運用兒子的經驗，把駁子綁得更加牢靠了。去年六月，嘉陵江漲了洪水，運糧任務不能完成，重慶分局十分着急。老船長却接受了這個光榮的任務，戰勝了洪水，創造了新的運輸記錄。

父子船長競賽的事跡，在川江上象佳話似的到處流傳着。老船長的大兒子薛家舉在青年號輪上当大副，听到了這個消息，心里也有些痒痒的。一天他回到家里見到媽媽說：“二弟同爸爸競賽，我們也想同爸爸競賽，媽媽能把這事告訴爸爸嗎？”媽媽不同意，說：“父子們還賽個啥子，各干各的好了。”後來老船長回到家里，他老伴把這事告訴了他，老船長笑笑說：“父子競賽在今天是好事情，對國家和個人都有利益，你不同意，那才是封建腦筋哩！”

優 勝

重慶船廠 陳學普

晚飯後，我急忙的穿上工作服，到工地接班去了。

姐姐看見了我，追上來：

“吳民、剛吃了飯你休息下嘛，你的身體……”

我打斷了她的話：

“身體，哼！妳光顧身體看怎麼和我競賽？”我說完了話沖走了。

姐姐和我是由技工學校畢業後分配來船廠的。雖然我們是親姊妹，但常因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不一致，也發生過爭吵。最近因為趕造360號拖輪，工地上熱烈的展開了勞動競賽。真巧，在個人競賽上，偏偏又決定我的對手是姐姐。我知道，姐姐的技術並不比我好，這次個人競賽的優勝，一定不能讓她拿去。於是，我跑到工地就開始了工作。用勁的將手中的焊條在鐵板上一杵，焊條便發出了吱吱的响声，綠色的火花在我眼前閃閃發光，小火珠四處飛濺。——大約在半點鐘之後，我揭開面罩，才看見姐姐和工段同志一道來上班；我心里很自慰：“哼！這陣才來，得優勝呀，休想”。

這時，我正工作得起勁哩，不知是誰拉了我一把，又聽到隱隱約約而又熟悉的声音：“小吳，生產臨時脫了節，隔艙板

需要你电焊一下，我們才好进行下道工序”。

我揭开面罩，见是铆工张师傅笑眯眯的站在我面前。当我知道他的意图后，心里怪烦的：“别人在开展竞赛呀！”接着我问他：“张师傅，你找工长开工时单来没有？”

“没有。”张师傅又补充了句：“小吴，工长不是曾經說過，临时发生的在一刻鐘以內的事，就不要工时单嗎？”

“不行，现在一分鐘有一分鐘的事，我們在竞赛呵！”

张师傅收斂了笑容，說道：“小吴，我們一班人现在等起来不能作事，你去电焊一下就行了。我們还要配合下一道工序施工。”

“沒有工时单我一分鐘也不去，否則你去找我們工长好了。”

“哼！一分鐘……”张师傅轉身就下艙去了。

我想：“姐姐在和我竞赛，你去找她还不是空事。”但是我心里又有点不自在，踮起脚，从艙口看下去，见张师傅正和姐姐在說話，說甚么？我不知道，只见姐姐拖着手棧随张师傅去了。这时，我心里感到发慌，脸上火辣辣的，不知是甚么东西使我的心情平稳不下来。……

下班了，我和姐姐一道出来，一句話也沒有說。姐姐象知道我的心事一样，也随着我走得很慢。

还是姐姐打破了这种沉默：

“吳民，你連这点整体观念都沒有，領導上号召我們全力配合铆工組……”

“你誤解了我，我……”

姐姐提高了嗓音說道：

“我了解你，我知道你在和我竞赛，现在就算你得了优胜，我看你能把这条輪船造出来。”說完話，姐姐轉身就走

了。

立刻我搶上前拉住她說：“姐姐，妳讓我說明白，我是為了自己的保證條件……”

“哼！條件。”姐姐瞪了我一眼，氣沖沖的走了。

馬上，我感到內心里象有塊石頭似的落下來，沉甸甸的。我站着，望着姐姐那消失了的背影，內心里空盪盪的。我也不想回宿舍去，而去向遠遠的礁石坐下來，兩手捧着沉重的頭額。

在這靜寂的夜里，鉚釘槍的吼聲和電焊時散發出來的電光，在往常我是喜歡的；但這時我對它一點也不感到興趣。只是埋怨姐姐不理解我。

這時，遠處响起了一聲汽笛，划破了四周沉寂，一只峽字拖輪頂着三只駁船上來了。它那彩霞般的圍燈照亮了黑夜，那清晰的機器的轉動聲，越來越大；被拖輪掀起的浪潮一片連一片地向江邊撲來。盡管我心里不痛快，但看那雄壯的美麗船身，心里也不由得要興奮。而且，彷彿耳邊又响起了姐姐的聲音：“看你一個人能把船造出來……”

接着，在我的身後响起了腳步聲，踩着鵝卵石响。我驚了一下，見是姐姐來了。

姐姐坐在我的身旁，把一件棉衣披在我的肩上：“你還沒想通嗎？”

我沒有說甚么，只用手拾起沙灘上的鵝卵石，不斷地向江心投去，击起了叮叮咚咚的水响聲。

姐姐又輕聲的問我：

“你剛才一定看見開上去的那只拖輪了。”

我點了點頭。姐姐又說道：

“我是這樣想，只要能配合鉚工組的工作，共同將拖輪提前造出來，那多好！對嘛，弟弟。”

我甚么話也說不出來，許久才低聲地說了一句：

“是我錯了，姐姐……”

“好弟弟，你只要認識錯誤堅決改正就對了，對嘛？”……

360 號拖輪快要完工試航了。我和姐姐都採用了雙手电焊法，爭取提前完成任務。

正当我在熱烈工作的时候，我发觉有个人向我走来，揭开面罩一看，原来又是张师傅，我紅臉了，不知說甚么才好。

张师傅見了我，自言自語地說：“又遇到是他。”于是轉身就往艙下走。我知道他一定有甚么东西急于电焊，于是上前拉着张师傅的手說：“张师傅，你有甚么东西要我电焊嗎？”

“嗯，有点，但我不耽誤你，你不是在搞个人竞赛嗎？”

我的臉更紅了，拉着张师傅的手不放。

“那……”

“那是前几天的事”。我沒等张师傅說下去，連忙說道：“张师傅，那天是我錯了”。

张师傅又微笑了，并同意了我去电焊。

拖輪提前十天完工了。出厂时，水手同志紮起了船头鉄鎗，生火工燃起了熊熊的爐火，船长将汽笛一拉，360 號拖輪便轟轟轟的向江心駛去。江岸上站着欢迎的人們，他們在祝賀拖輪的处女航胜利成功。

我和姐姐也站在欢迎拖輪的人群里。当拖輪駛去时，我們兴奋得摘下帽子，向拖輪不断地揮舞。

晚 年

汉口船厂 刘义臣

白色粉壁上挂着一个漂亮的日历牌，它一张一张的被撕去，今天又露出了红色的日期。礼拜天是多么愉快的日子，公园、剧场、电影院都等待着它忠实的游客。海员文化宫我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去玩了，今天得去享受享受这值得骄傲的权利。

我从腰中掏出了服务证，门口招呼的同志以微笑迎接着我；北风虽给我带来了寒意，但心里却暖烘烘的。我沿着石板路向凉亭走去，很远就看见了两个人在下棋，四周没有喧笑的人群，只有树枝摇摆不停的吐诉着私语；使我不禁想到：这二位老人多么象故事传说中传说的神仙一样幽閒自在。我放轻了脚步，惟恐打扰了他们“作战”的心情。大约半小时以后，棋子出了胜负，战败了的那位老人，打了个招呼走开了；我就坐上了下棋的位子，我们一面走着棋，一面聊着天，从老人家的谈话中，我知道了他有一个儿孙满堂幸福的大家庭，自己是刚退休不久的海员工人，两个儿子都是高级船员。因我不会抽烟，老人家就递给我三颗太妃糖，他怕我不好意思吃，嘴里就喃喃地说道：“吃吧，吃吧，没有关系，我们都是一家人。”他的语气十分亲热，我就象他久别重逢的儿子一样，领受了父亲这一份深厚的见面礼。我仔细打量着他：头上稍有几根银发，满口

的牙齿洁白，额上的皱纹堆盖着欢笑，脸上丝毫找不出忧愁的阴影；老人家知道明天比今天更幸福，吉祥伴随着他的晚年，所以他的神色如此泰然。

“你老人家都有六十多岁了，从外表真难看出。”

“嗯，我今年已经满六十五岁了。”他放声笑了，笑声含有多么充沛的精力。

六十五岁这个年龄象一支箭射中了我的心弦。顿时，我想起了十年前的一个六十五岁可怜的老人：

雪，一场很大的雪，咆哮的北风一夜未停，这是一九四七年腊月的一个早晨。

突然，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声，我一听就知道这是斜对面豆腐房里老闆娘子的声音。她善于吵架的“女高音”街坊人人闻名。我随着几个街邻来到了她家的门口，原来是在门前躺着一个死去了的人，那就是我回忆中的六十五岁可怜的老人。一层厚厚的白雪象一床崭新的棉被遮盖着他干枯的身体，老人的脸上好象在发笑，他恐怕是因为已走完了受罪的里程而自得吧？豆腐店的老闆娘子气兇兇的对大家“诉苦”了：

“这个老傢伙死都不会死，腊时腊月死在我家的门口，明年我家里靠得住又不发旺，真气人……”；大家以冷眼回答了她的吼叫，呼！一声，她关上了沉重的大门。后来有几个好心肠的街邻，用一床芦蓆把老人送上了山坡，北风为他奏起了丧歌，万物都为他披上了孝服。

我很清楚这位老人的身事：几年前他也有一个温暖的小家庭，但不幸的遭遇总是跟随着穷人，国民党拉壮丁抢走了他唯一的儿子，接着老伴因思念成疾死去了。他为了买棺材和付给道士念经的钱，就将全部的财产——一间小平房变卖了，以作安葬费。从此在我们街上增添了他这一位卖油条的小贩；身上

穿一件浸透油污的海員服，變成了黑色的銅扣子，殘缺不全的掛在胸前，戴着一頂退了色的藍帽子，雨點、灰塵、破洞在上面印出了奇形的花紋，彎着只剩下一付骨架的軀壳，手中提一個破籃子。在清晨是他淒涼的聲音，划破了街巷的寂靜，在寒夜凜凜的北風傳來了顫抖的聲音；路上人影稀疏，只有電杆上微弱的燈光，伴隨着這飢寒的老人，沉重無力的腳步，碰擊着冰塊，發出沙沙的聲音，勾引着老人的心思。他會想起這支控訴舊社會罪惡的悲歌：“親船的上岸，不是賣油條就是耐飯”，他會思念死去了的老伴，他會惦記生死不明的兒子，他要歎惜自己的命運為何這樣孤苦伶仃，他要憤恨高樓上歡樂酣睡的人們。老人含着悲恨死去了，他雖然死去了十年，但我永遠不會忘記他那悲慘的晚年。

“小伙子，你的棋輸了”，老人家的話語打斷了我的思路。他的小孫女兒氣喘的跑來，吵着要爷爷回家去吃飯，原來她是怕就誤了晚上的電影呢！

老人家從凳子站起，伸出了長滿厚茧的手，以真誠的口吻對我說：“有空一定到我們家里來玩，天下工人是一家啊！”我激動地點了點頭，飽賞着這大家庭的溫暖。

我目送他健壯的身影消失在林蔭中；我的心飛到了北京，飛到了莫斯科，飛向了更遠更遠。

和好

燕湖港 王兴国

码头上装卸工的喧嚷声，渐渐的低下去。装卸工人们扛着槓子离开煤场时，红艳艳的太阳已经站在地平线上了。

下班后，工人们在路上，欢笑地谈论着今天完成的任务。

惟有平常爱说爱闹的李顺，一个人在铁路基上，闷声不响地慢慢朝前走。他看到附近的宿舍，都冒出一缕缕的炊烟，就是自己家屋顶上冷冷清清的。他打开房门，也懒得开灯，低头往前闯。

“唉！我怎么讨上这么个老婆。”李顺情不自禁地叹了一口气，一不小心，横在面前的小板凳被他踢得老远。脚碰得象针扎一样痛，弓下腰摸着大脚指，没好气的嚷着：“娘的，又不知跑到那里去了，饭也不煮，这还象过日子吗？”他越看家里这个样子；心里就越火，把腰间大围巾一松：“回来再算帐。”

鞋子也没脱，就躺在床上了。这时脑子里的陈事，前前后后的翻腾起来了。前些日子因为饭迟了，上班迟到了半个小时。有一次中饭迟送到码头上，因为肚子饿，干起活来腿就发软，抬着煤一口气没有换过来，往跳板下面一倒，一筐煤给倒到江里去了，要不是安全网，差一点把性命都送掉了。为了这件事，李顺难过了好几天；“人家都在增产节约，我却把煤往